

七脩類彙

七

情

興

興

七修類藁卷四十三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惡蟲有數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退文華殿召對問其
大畧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
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已顛螫皮
肉也廼矣人方知其適不能答者忍痛故也宋淳熙
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其高宗某事史忽淚下

玉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忍疼淚也嗚乎均爲惡蟲齧頂敬君者不諧而欺君者蒙恩豈非數也哉

鐵鑄老人

正德間予同崇德一鄉老遊山至林隱寺憇之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此欲送人召糧者問其地畝糧數之詳老人默然半晌語予曰還鄉當載米幾何農夫幾人鐵器十具來開此荒地幾年可富也其心甚熱子

曰鐵還再得一百斤生者老人曰何用予曰此鑄你
不死老人默然

物隨氣以變化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寓焉若春夏之
氣飛揚也故青蟲化蝴蝶水蟲化蜻蜓秋冬之氣降
潛也故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舉此則凡物
可知故人欲順天地之氣以養焉

物理不可曉

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夏月

蚊蟲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室之屋左有而
右無栗子以毛臍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決不爆蠟
火散心時以線緊縛於下段後卽不散也鷺與班鳩
亦堪養馴但遇白露必然飛去蚺蛇之膽隨日而轉
故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
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物之膽附肝
獨此二物可異也埤雅等書不言所以豈聖人不欲
示人哉不可理推深求之鑿矣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
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驚癇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
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
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鷲卵石而
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
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冀集中云馬有馬黑在
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何用

三楊

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機軸皆有文學

政事之名同在閣中則叅謁者難於稱姓也故以東
西南位別之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
古南鄭也故曰南楊榮固閩人住京師之東故曰東
楊稱本朝名臣至今曰三楊問其東西南之屬不知
也東楊正統五年死西楊八年南楊十一年

麒麟

永樂十二年榜葛刺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
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畧如鹿蹄及尾
皆牛身有鱗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

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鱗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
產一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惜野人不知亦擊之死
但雙角馬蹄後擡於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
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也

蚊螢

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於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
金鏡奕奕有光殆迫馬首由由然未去也意以爲祟
不待已舉鞭擊之應手墜地視之乃一大螢耳又金
又靖公北征錄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蜒予以螢

光如鏡形雖大未爲害也蚊若蜻蜓可被其啞乎

蔣輓棗

仙家多言棗事故尹喜與老子西遊食王母玉文之棗李少君對帝云臣遊海上食安期之棗大如瓜意皆誕言也然正德間崇德民人蔣輓素事鍾呂好植果木一日晚有老人過門曰我有棗枝可種也蔣受而植之逾時爲童木矣明年卽生佳棗形色氣味浙地無可與比者肉且離核墜地卽碎至今存焉人亦以爲仙種也

聽非耳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以鼻龍無耳以角爲聰
蓋牛耳無竅而龍旣無耳此必然也草木子又曰龜
雖有鼻而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饅頭青白團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麵包肉爲人
頭以祭謂之蠻頭今訛而爲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
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爲青白團子
乃此義耳

肅愍忠誠愛才

于肅愍公之子冕嘗曰吾父當國時徐武公有貞極其承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缺祭酒景皇帝問曰誰可父薦有貞上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吾友沈知府南金嘗曰吾伯在京時每勸公安逸公曰嘗疏請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又見水東日記云公臥室獨懸文山先生一像自贊于上觀此則公素心忠誠何如愛才何如徐之報也

何如

和靖詩刻

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
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詩而嘆之舊名止曰漫藁上下
兩卷今分爲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爲送
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遺和運
使陳學士遊靈隱等古詩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見
律絕多而遂以此爲拾遺可乎梅都官序文乃書名
於先故後年月之下有一也字乃文章也今皆削之

而以前月贅其名且序中易去幾字是可爲都官之
文乎至如東坡之跋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
少骨益西臺乃南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爲西
施謬解遠矣又非可慚笑者乎摘句五言者有十三
聯七言有十七聯今皆無之則梅序謂百無一二今
尤寡矣嗚呼一書如此他書可知寧不尙古

賣題有數

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珣西席乃餘姚王珣也一
日使其子送柬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

王答曰但刻本常有之他日西席鄉里王華來訪見
案間此柬意或爲殿試之舉乎回卽操筆過日果問
此也遂爲首選不知劉爲西席故先賣之豈意爲他
人所得吁觀此則東坡之與李方叔正爲切對豈非
其數耶

忠靖二事

本朝尙書夏公元吉湖廣湘陰人也歷仕四朝秩列
六卿功業不可枚舉具載於國史矣特述其人不可
及者二事以見其有休休之度焉永樂間治水蘇松

延儒講求水利有葉宗行者與焉見公治水久未成
功潛奏於朝有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卽日邀宗行親
迎堦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朝
宗行得授錢塘知縣公後奏績之曰曰是葉促成也
又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
言尤峻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上曰遷都時朕與大
臣議久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道因併劾大臣阿諛
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前辯對彼此紛然強
質甚之惡罵公獨奏曰御史言官給事中朝廷耳目

况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傳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
然後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
之誅大壞朝廷之法矣右二事皆公碑誌所無予特
補之聞公純粹天成寬而有制成人厚風俗多矣
故楊文定序其文集曰議大政務從寬大處僚屬取
長略短楊文貞作神道碑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走
卒莫不流涕云

鰐魚

正德間蘇州白蓮橋漁人網得一物鰐頭鮎尾四足

如鴨狀類小犬眼甚赤鱗甲悉具時以爲怪而放去
蘇人皆不識都公紀之譚纂予意小鱈也蓋韓祠有
陳堯佐所圖鱈形但足不同圖或後世翻刻有差况
真臘風土記亦云鱈類龍無角蓋龍亦似犬也鱈則
埤雅本草所未載因具述于右

金魚

金魚不載於諸書鼠璞以爲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
蘇子美六和塔詩云公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
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據此始於

宋生於杭今南北二京內臣有畜者又異於杭其紅
真如血色然味比之鮒鮒也遠不及杭又有金鯉亦
佳二魚雖有種生或曰食市中污渠小紅蟲則鮒之
黑者變爲金色矣程史又曰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
色爲金色問其故不肯言然予甥家一沼素無其種
偶爾一日滿沼皆金鮒此又不知何故恐前二說非
也

褶作畫圖

輟耕錄云唐宋書畫引首拂首皆錦爲標如克絲作

等物也。軸頭則用白玉碾花，未聞攢羅綺以爲人物。惟畫譜有褶作而繪事指蒙有帖名，未之見也。昨見楊妃上馬圖，袖軸一卷，真宋奇物。絹素可四尺長，上繪荷池樹石珊瑚寶貝，下方則欄杆輦道，前露半陛。後露半臺，界畫描染五采粧金，已工緻而絢爛奪目矣。復具二馬一十六人首，乃明皇鞍轡俟妃執傘引導者三，勇士執旌節者二人，傳宣躬謁者二人，似中官也。控御擁妃上馬者四人，隨行而挾枕被者三人，乃宮女也。衣裳冠履環珮帶服皆色錦，粘褶銷以金。

絲細花粉面目宛如生人而且帝極貴態妃盡麗
容服役者瞻顧承應之勢神氣飛動非筆意可到也
至於二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緩行躍勢真鬼
工也惜歲久磨損似後人少加補綴耳紙尾有進士
區德元歌行一篇歌曰溫泉試浴春風面承恩乍出
昭陽殿侍兒控引紫絲韁扶近金鞍體猶倦三郎控
轡不敢馳玉環欲上應遲遲凝眸回首碎心曲恨不
比翼相追隨太常蹈舞催政急輦路花香仙仗集鳳
靴蹴輕髻雲鬆錦袖弓彎馬仍立此時擬向何處遊

意欲並轡相綢繆沉香牡丹開正好梨園子弟多風
流搗鐘擊鼓動絲竹緩舞霓裳羽衣曲千嬌百媚翠
華低心醉情濃看不足曲江篋羽雄狐妖漁陽鐵騎
裊兒驕六龍奔幸千乘竄峨嵋蜀道何岵嶢嵬坡一
曲芳塵腐不如華萼樓前路半鈎羅襪紫香囊祇直
行人百錢顧畫圖顏色如當年令人展玩心茫然當
熊辭輦太賢淑至今青史遺芳傳

水晶

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多年老水爲水晶然日本

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寶貨辨疑又載烏水晶則非冰也明矣鐵圍山叢談載政和問伊陽太和山崩崩出水晶以木匣貯進數百匣據此自是石中所產

萬綠枝頭紅一點

嘗聞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試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題諸人皆於花卉上粧點獨吾杭戴進畫茂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婦於唇上有一點紅也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時以戴進不遇爲命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妙則妙矣然

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點之紅切於題而脫出題情尤見良工心獨苦也且於動人處尤易是又云宋徽宗時畫工戰德淳事又題蝴蝶夢中家萬里德淳畫蘇武牧羊臥草蝶中似後爲原缺

物交之異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鳩鵲晴交鴈鵠足交螾蛇聽交野鵲傳枝老鴉過氣鸛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頸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爲鼻交亦在鬚也龍鷓莎雞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

雉交不再皆理之異耳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鶉
鴛鴦則雌求雄也

廷珪墨

李廷珪之墨形製不一有圓餅龍蟠而劔脊者有四
渾厚長劔脊而兩頭尖者又有如彈丸而龍蟠者皆
用金泥但傳久模糊或貫而無者矣原墨一料用珍
珠三兩玉屑一兩搗萬杵而成故久而剛堅不壞用
必先以水浸磨處否則必損硯也

虎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
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
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曰檢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是
則世間所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爲酋耳小於彪者方
爲虎也此則埤爾雅諸書所不載

鹿猿

予嘗見友人家畜小鹿一雙雌者終身花黃雄至四
年則前半身已玄後截尙少花也再十數年全身亦
玄矣又遇南都管陵指揮云洪武間銀牌之鹿止一

二而身則純白矣據是書曰百年爲玄五百年爲白
非也又吾友王濟爲橫州判官時朝命取猿因知猿
無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久則變蒼勢與囊皆潰而
爲雌矣遂與黑者交焉此又簡冊所不載

芝名

偶讀雜書得芝數本羣玉本草所無也記之於藁水

芝

東瓜亦曰荷也

玉芝

芋也

夜光芝

句曲山之木止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有光茅

君所

肉芝

世知如小兒手肥潤而紅者抱樸子及昌字記又云萬年蟾蜍千年蝙蝠千年龜燕

皆謂之也

螢火芝

如豆大夜視有光食一本開心一孔食七本可夜書也

五芝神芝

祖洲如靈芝之名三秀草也
草名

自然天成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兔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六祖

六祖姓盧名慧能新州人也唐貞觀戊戌生三歲聞誦金剛經卽能尋師二十四歲傳五祖衣鉢三十九祝髮七十六而終初至池州受五祖道再至廣州法性寺繼至韶州曹溪寶林寺末歸新州國恩寺開元

三年八月十三日沒存曰神通廣大莫能悉述死時
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爭迎真身衆莫決也焚香
禱曰香指處師所歸焉因香指曹溪遷龕并衣鉢建
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五代劉鋹迎衣鉢至廣夫人
觸之鉢墮地修補不得捨田數十頃贖罪黃巢至曹
溪雲霧晝晦軍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肉身香燼如
漆以手磨鬚髮如刺後二三日者其衣一乃達摩所
傳西域屈眴布緝綿花心織成者其一唐玄宗所賜
織成淡山水者西天鉢一非銅鐵木石西天履一非

革非木不知何物也貝葉經十七葉字處如刀削至
元丙子爲元兵刳脇折指以驗真否正德間提學副
使衛有道以衣鉢等物惑世焚之嗚呼生能降龍死
能伏亂而反不能護保已身救解衣鉢豈非其數乎

五色鹽

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李白東坡之詩稱水
晶鹽今環慶之墟鹽池所產如骰子塊瑩然明徹非
水晶云乎蔡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浙中白鹽
是也藥中取用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產黑鹽黃鹽

道書又有紫鹽謂戎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非五色鹽乎

六和塔

錢塘六和塔在龍山江澚建自宋開寶三年高九級五十餘丈濶數十圍蓋以鎮江潮也後爲方臘焚毀紹興二十二年僧智雲重造七層高大雖減於前亦兩浙之塔無出其右者故李文清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嘆無緣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邱孫縉詩云闌檻倚雲漢身疑出上方乾坤一

指顧吳越兩銷亡白廷玉詩云開殿生妙香金碧森
貝筵應真儼若生倒飛青金蓮今皆不存矣想至元
復遭兵火故今光磚巍然四圍損敗中木燹痕尙存
惟內可盤旋而上也然在下望者精神亦爲之恍惚
塔內四壁俱鑿佛像有石刻吳道子觀音佑聖之像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
四十二章經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宋
名卿筆跡可半矣亦奇物也且聖帝不特筆妙神靈
處屢顯於達官不能盡述惜離城二十餘里又在山

巔惟舟車過往勢難觀覽知其悉者亦寡矣

姚廣孝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業與同邑王光菴
賓世交蓋王亦醫家也年長於姚學博行高太祖嘗
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幼名天禧雖家居習醫私師
相城道士席應珍席乃通儒而多異術姚質敏盡得
其傳嘗白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
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決
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菴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

爲詩文洪武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
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十五年孝慈
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季潭
舉之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靖難謀
成賜今名封太子少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爲僧居
慶壽寺故今聞有方面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之像
於寺後命賑飢蘇松三謁王賓不見特屏騎突往賓
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誤矣誤矣姚慚而退臨終
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季潭

或謂治
南州

在獄已久願赦

之朝命中使卽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某而某得
餘生也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成祖念其功官爲
尙寶少卿公所著詩文多不畱藁有道餘錄專攻程
朱者其友張洪嘗云少卿於我至厚今無以報但見
道餘錄卽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逃
虛子一集行世謚恭靖配享成祖國史諒有傳予特
紀其所知云

杭宋像

岳武穆王像在王墳之裔處宋理宗并閻妃像在集

慶寺楊和王像在民人楊悅家富鄭公像在公裔富炳家胡康侯像在公裔生員胡萬言家俱似副本而和王者真舊物也二后像見前不贅

牡丹難大

牡丹盛於唐次及於宋歐陽公作記曰大樹者極少蓋花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聞惟唐馬嵬驛者尙存正德間爲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後因朝禁假山拆謝死之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尙宋造惜予至其地不及一觀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荆棘予
舊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予證以
檀弓人之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
他人之葬而伯魚則夫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
精於術者哉以爲葬聖人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
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鳥之多哉兩人相對默然

七修類藁卷四十三終

昔者謂道之爲素望人而後異限閭風公之願此
於人之藝而前爲限夫子藝之也名賄若異望人
望人之藝望人也向對此文蘇破此林曰望人固
善聞未計文人林倉山宜致漢此問之果然子猶以
曲草練林望墓此敗于星燕含鳥地處機棘子
大塞墓外尚宋造惜予至其地不及一觀

七修類藁卷四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集福菴

蘇城集福菴居尙書吳匏菴之北知州施膚菴之西
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爲匏菴後圃吳曰僧菴吾
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爲吾有耶有司復欲爲膚菴
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送我也有司述其言以告
施曰我獨不能爲匏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

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
用價佃之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
竟成訟奪且毛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爲謔
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
府嗚呼以一菴之小而致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
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尙有說也近世猶有無影
謀人寺觀者視此又寧不爲之汗顏

獄具

桎梏

木在手曰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木在
足曰梏足械也所以質地黃帝所置

鞶

音拱刑
統注兩

手同一
械曰拳
鐐即帶連鎌刀也連鏈于足以限役囚之步

三檻車載囚之車也漢貫高枷較也交木為之始自

三等斤檻車送長安是也鎖今鐵索也今篋楚杖曰篋縲楚縲縲顏師古曰

長繩也又曰始制其丈尺劓刀音歐刑人之刀也漢僭指腿夾宋

南用之即今漢樊噲受詔反接謂反縛雙手於反接背與古人之面縛同面縛但縛手

之援指夾棍將囚倒懸石縋以醋灌鼻鐵圈束首

於頸後止羅織羅織將囚倒懸石縋以醋灌鼻鐵圈束首

見其面耳羅織羅織將囚倒懸石縋以醋灌鼻鐵圈束首

羅織謂本罪之外非理凌虐也

王以山死

正德間杭府造宋張忠烈憲之墓過時未完鎮巡督

促方巖掘地又得于朋孫革誌銘委官王以山曰一
墳尙爲所害再知此墓當終年從事土木家亦不可
歸也王乃義民遂碎以棄至夜半王隣筆工某見有騎白
馬者來問其家明晨王起於廳向空拜揖遜之以坐
應答如接賓然唯唯以不敢自稱家人以其癲扶掖
臥床不數日而就木後聞筆工之說是果于朋之禍
耶抑王之自病而然耶白馬者何人而應接者何物
不得而知也

陳岳像贊

岳修撰正忠貞士也受知英廟侃侃敢言嘗陳時政而忤太監曹吉祥總兵石亨遂謫甘肅英廟每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後傳神有客隱括其語題辭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爾再敢不敢古人有云蓋將死而靡憾也陳少卿音文學士也用心於內而於外多愚態弘治間與李西涯諸名公最善嘗傳神而衣服非制免西涯贊之李曰其容甚肖其鬢甚齊其貌則是其衣則非必須蓬其鬢更其衣陳師召之像庶幾雖然中之美不在

於外之威歟二公之贊雖皆近諛而有至理存焉

仇武人

仇武人藍州人也孝宗朝輸粟入京師西陵侯名稱
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爲敵遂召與飲時初冬新醅
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
人暢懷自酌至曉復罄一缸世以武人有幻術此予
聞於豐南禺者

鴉鵲至理

張東海弼文集云主事過太樸分司濟寧幼子令僮

升木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攫其面遂至流血揮逐
不去少頃其僕供茶於客鵲復來逐又聚七鵲成羣
噪搏不已而幼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爲江南鵲見
取雛惟有哀噪竟日未聞搏人而不畏者此所謂南
北方強異不同風氣致然故鵲亦同也予友施引之
弟理之嘗於園樹採取鴉雛鴉亦來啄施步入堂中
喧叫竟日似有尋覓之狀施後於市井出遊露坐野
行稠人之中忽下而啄焉或掠鬢而飛擊焉如是者
二月爲其所傷者四五次予以此又知非因氣致不

七伯類彙卷四十四
同也大抵禽鳥如人亦有靈愚而二子所遇偶乃鳥中之靈黠者耳

兄弟兩得

洪武中上虞張居傑任方伯其弟居儉亦任廣西提學副使俱有聲當時其父農人也每酒後必欲二子商枚弄色庶爲作樂居傑則正言以對父怒則奔走以避而居儉則應聲曰吾當與老父戲焉時人每稱居儉爲非子每思之一則慰親以道守正不移一則順親之心權移小德可謂兩得之矣苟無居儉之應

則父怒亦何消哉

夏池碑

成化間吾杭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爲斷碑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罔夫身富貴而設法猶是貧賤得不爲盜也耶

俞鳴玉

錢塘俞璠字鳴玉成化間人也善詩字多辨才然其性駟儉侈弘治初投身入鎮守府爲私房書手遂虎而翼起家巨富後竟因此坐罪敗家其未爲書手時亦欲如富貴相海觀張錫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憑換得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

肉屏風

杜馴者爲杭州別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于前後自號曰肉屏風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着牆抱樹乃可耳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籠中縮足而睡此亦或有理存焉聞之宦遊者云

月方

徐延之好劇談一日對客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曰何以言之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

聊隨屋角方此古人之言非我杜撰歷舉如此者不
一而足座中交辨之一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者鏡
豈爲方者乎徐曰子不讀書邪鏡不盡圓亦有方者
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仙有方鏡詩且又名
方諸况太白自比其明不言其形也主圓者辭窮而
怒拂衣起去吾友王蔭伯之父雪村乃止之曰諸公
豈相尼哉我爲解之一月中方圓各止一夜遇望則
圓遇弦則方但圓者常全而方者常一隅耳遂爲確
論一座盡傾

料絲

料絲燈出於滇南以金齒衛者勝也用瑪瑙紫石英
諸藥搗爲屑煮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
凝而後纈之爲絲織如絹狀上繪人物山水極晶瑩
可愛價亦珍貴蓋以煮料成絲故謂之料絲閣老李
西涯以爲繚絲書之于冊一時之誤耳此因地與中
國相遠人不知也

十八學士卷

宜興吳尙書儼家巨富至尙書益甚其子滄洲酷好

書畫購藏名筆頗多一友家有宋宮所藏唐人十八
學士袖軸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
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積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語畫
主曰十八學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數易之而
後置酒宴兄與其素鄙已者酒半故意談畫衆復嗤
焉然後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嘆曰今日方可與素
之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爲笑柄予曰此亦可謂愚
也已其畫余曾一觀前段樹石參差縱放羣馬或正
或背橫立回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一僕從或控

或擗解轡備鞍閑戲而賭錢者亦其狀之不一也中
段學士七人欠身寫字看鶩坐石攀柳觀書與醉脫
衣服待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蔭鬱羣鶩遊泳
酒罇食罇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妙後段荷花池
館宴上學士八人倚坐笑談把盞也又傍林相語者
二人望景者一人樂官七人則舉箏箏簫板琵琶篪
篴鳳笙也末後竹林一亭亭中皆疊學士衣服徽宗
有詩於後云有唐良治咏康哉闢館延登經濟才雍
泮育才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余以此特北宋禁

中之物南宋卽畱落人間故再無敢題者且徽宗一
詩絹素筆法自是可愛真入神品之物耳

藥香法

玄參

半斤去塵土石器中水煮
熟控乾薄切微炒去烟

甘松

四兩去
土細剉

乳香

二錢

細研成末後入

麝香

三錢

白檀

三錢

沉香

五錢已上俱爲末煉
蜜與香分均爲丸燒

右法出自蜀後主已載香譜小有不同予得之內府
簡而易錄以遺好事者

浴肆避鬼

吾杭八字橋相傳多邪穢蠱於行客東有浴肆夜半

卽有湯一人獨行遇雨驀有避雨傘下者其人意此
必鬼也至橋上排之於水乃急走見浴肆有燈入避
之頃一人淋漓而至且喘曰帶傘鬼擠我於河中幾
爲溺死矣兩人相語則皆悞矣又一人宵行無燈而
微雨聞後有履聲回頭見一大頭身長二尺許佇立
觀之頭亦隨立及行頭亦行及趨頭亦趨其人大恐
亟馳至浴肆排闥直入未及掩門頭亦隨入此人幾
落膽矣引燭觀之乃一小兒也蓋以大斗障雨亦懼
鬼故繫隨之耳是亦爲錯者也向使此四人各散去

不白則以爲真鬼矣今之見鬼者可卒懼也哉

菊莊借譽

菊莊劉士亨泰吾鄉詩人也人有問其姓字者則答曰夏少卿之俗友更不言其已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詢其名亦曰錢員外是我外兄有好事者爲之語曰沈循只說錢員外劉泰常稱夏少卿吁借譽於人已爲可恥况自稱之是所以來人之嘲也沈固俗物劉胡不自愧耶

李西涯

閣老李東陽別號西涯湖廣人也神童登第一甲弘治間文翰雄於一時士大夫多出其門入閣年久當武宗朝不能諫正人有投匿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蓋以鳥語哥哥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後竟因詩卽歸

納墓金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銀甚多詔收其餘燕泉以爲收之是利其盜之發也當復納諸

墓而封治之予以封治之義也復納金於墓則人既
知而遺禍尤遠矣

見龍

世人見龍或掛或鬪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
雷電晦暝甚之敗屋拔木不過閃閃於雲烟中見其
盤旋之勢耳欲覩全體不得也嘗聞都指揮李一之
云正德間桃渚所海口淤泥中見一物如鯁鱗然盤
曲跳躍奮震莫定大不可計也人皆視之頃刻雲氣
相接風雨騰空而去然後知其爲龍然於耳目角爪

亦未明白耳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遊廣東新會縣一日早潮方平一龍自空墜於沙場漁人各以所擔之木箠之至死官民羣往觀之其高可人其長數十丈頭足鱗角宛然如畫但腹惟多紅色此可謂見之明也

佛腹藏經

杭永昌門外有梵宇曰正定其佛像大不盈丈小僅尺許繪塑之制皆極精巧一日與友鑒賞間偶見小佛背木微露縫痕隨用簪發則木已啓而滿腹皆紙

取而視之乃寫楞嚴呪并書捨佛姓氏年號始知爲宋物也紙甚堅白字極莊肅殊爲可愛予憶昔言魯望像中皆平生詩藁景德寺佛腹皆藏經金銀錢誠爲可信矣抑安知正定大佛之腹無金銀錢也耶

吳日章

成化時澈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爲第一畧撫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

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有舉人問之批曰
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
發而卒於旅邸有問其本身則極推其未來子孫之
貴賤逆推其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枚舉夫命知貴
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身過後之
事情真亦可謂神矣哉

朱暹

朱暹餘杭人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貧母欲之
物必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

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舔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
三孫亦因以舔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
湖山其母聞之亦有登臨之念暹因家貧不能倩肩
輿也則與昌以竹小椅昇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
母九十終家漸豐豫人以爲天報也此東塘陳廷彩
之親予嘗聞之云

周錦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
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

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鬪者不能搏焉問其虎
感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
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而能威衆常人則
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
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稜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面
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
爲馬纜雖劣者可御因而記憶茅亭客話李吹口之
言不誣也彼又云月暈虎交食狗必醉醉人虎多不
食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捕時記其頭藉之

處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許必有石子如琥珀者此乃
虎目精魄淪入於地而成琥珀因此主療小兒驚癇
之疾乃周之未言也併此觀之則知本草埤雅所載
豈能如經歷之人之言之悉因紀於藁

張卽之

宋張卽之字溫夫號樗寮子官至直秘閣原籍歷陽
人南渡同母居於寧波鄞縣桃源鄉乃其葬地也宣
德間爲盜所發其體如生鬚長至腹盜見棺中止有
繫腰玉縑環怒而棄屍山中爲野獸所傷後有義者

葬之今書後多寫歷陽不忘祖也書史亦繫於歷陽
由其書也宋史亦不載

馬名

絕地

足不踏土翻羽飛行越

奔霄

夜行越影逐日而行

踰輝

毛色並耀

超光

一形騰霧乘雲而趨

挾翼

身有肉翅並周穆王者

渠黃

雞斯

驪驤

驪奚

翠麟

乘黃

飛黃

騏驥

騏驎

裏

驊駟

綠耳

赤驥

白犧

踰輪

盜驪

山子

並古良馬

追風

白兔

融景

追電

飛翮

銅

雀

長鳧

並秦始皇者

浮雲

赤電

絕羣

逸驃

紫

燕 綠螭 龍子 麟駒 絕塵並漢文者 蒲梢 龍文

魚目 汗血並漢武者 的盧先主者 赤兔關漢壽者 飛兔亦古良馬

出禰衡傳 驚帆曹真者 皎雪驄 凝露驄 懸光驄 決波

驄 飛霞驃 騰霜白 發電赤 流星駟 翔麟

紫 奔虹 青騅 颯露紫乘平時 勒驃乘平金剛 拳毛

馮乘平劉黑闥 白蹄馬乘平仁杲 如意驪唐德宗者 什伐赤乘平世充皆唐

太宗者 碧雲霞 照夜白已上明皇者 忽雷駁秦叔寶者 獅子驄

郭子儀者 玉逍遙宋仁宗者 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

香 百花輦天寶中大宛所進汗血者 自在將軍劉崇者 飛越峯又

名撞倒山洪武問者

桃花

桃花有四種埤雅等書未載常桃粉紅色緋桃大紅碧桃白色每枝中時有一二朶六瓣白桃比碧桃花又小亦白色花止五瓣蓋諸花五瓣惟玉蕊花六瓣

香海棠

世謂海棠無香彭淵材五恨此其一也昨讀墨客揮犀彭淵材聞李丹辭昌州議者吐飯往詢棄之之故李驚問之彭曰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笑予嘗見草

木子云海棠惟昌州者香故號昌爲海棠香國州治
前有香霏閣予意昌乃蜀郡海棠稱最於蜀者恐謂
是也然又見沈立海棠記謂其香清酷不言某地似
有可疑及觀宋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章以海棠云
清香逐處飄又云遊蜂逐遠去又王元之題錢塘海
棠云江東移植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此又不特
在昌州者乃知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不可
一槩論之也

牛搏虎

子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
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
竟不得其實昨誦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羣
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
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
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
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
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
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

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嗚呼據是則不惟牛果可以
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為主者古人豈
欺人哉

徐國寧

錢塘徐國寧原為弟子員後累事為商生平雖畱心
詩畫亦未擅名臨終以一絕別故人似可取也詩云
醉餘拂袖青山去海鶴孤雲事事閑聞道神仙能久
壽不知幾許在人間又曰問之人起曰其人賦長也

放偷

子開放偷黃火新對玉音又或問人元本半指許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爲人所竊皆不加罪聞今揚州尙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遺俗也

劉車不永

景泰間江西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遂有矜色學士解縉紳會間稱之曰今狀元又必屬子矣劉遂不遜解因語人曰劉非遠大之器後果終於庶吉士子家有其親筆詩文亦未見其大過人耳弘治間山西車

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
以爲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
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
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之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
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無何車果卒觀此
則人之相人亦易易也

鄺未廉儉

嘗聞天順間兵部尙書鄺埜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
時寄一紅絨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寃澤

物而以此污我耶後楚益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
朱裳沙河人嘉靖中爲浙布政私居不畜奴僕親操
井曰布衣糲飯而已人以爲不可及也及父來任其
苦節尤甚於子言動尙規子以廉謹是知二公之廉
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換骨

物多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
蝦蟹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
十年骨全而後換也

十五

與

與

與

指

苦

共

未

七修類藁卷四十四終

七修類藁卷四十五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提舉某宮觀

嘗疑宋之宰臣致政者多曰提舉某宮觀若李忠定
提舉洞霄宮是也不知某宮觀何爲要提舉後讀石
林燕語知宋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宮觀蓋
某宮觀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尚使御政其實
無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之則傷

一仙史卷之五
恩留之則玩政遂以天下宮觀之名而提舉

沈鳥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畫眉善叫能鬪徽客許以十金購之不與人莫不知也一早攜至西湖偶爾腹痛坐臥於堤不可歸有識人籬桶匠過焉沈卽挽其歸以報之家人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籬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桶匠告於官桶匠不能受刑就招云得鳥貨人割頭棄之湖也然尋頭於湖久之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一日有漁人兄弟

持頭來受賞水腐莫辯因以成獄而桶匠秋決矣數
年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驚疑而問其來歷主人
曰此籠賃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而
訪探某人某欺罔不服訟於官刑至就招問其頭置
湖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旣明漁人之
頭何來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賞
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有
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爲禍根云

滾出來

弘治間浙省提學副使西蜀吳伯通淳博而能約天下推爲第一士子專取功夫時科場初學多不根作文爲其罷出者衆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鼃鼃蛟龍魚鱉生焉論乃一滾出來且皆難於措辭而論又涉於性理然取者無幾而甚爲吳辱焉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鱉蛟龍滾出來聞者絕倒

李貞伯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化弘治間文章爵位天下爲最

一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
每厄於科場輿情不嫌而主試者多注意尋取或失
或缺竟弗能中人皆知爲命也遂賣志而沒西涯絕
嗣嘗聞好聲妓西涯罪之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
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卽續
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子以
此足以占之不貴而夭折也豈有父書之下亦可反
諷之邪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
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
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祿何惜
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不得已飲
盡無苦自是侍燕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此量
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曰
飲數百盃未醉疑其有術私詢其僕并同行者云素
不能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益信其天分
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後復有藥解活子則以爲妄也昨讀周草窗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押不盧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卽活御院中亦儲之以備不虞又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草食之卽死三日後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採花爲末置人飲食中卽皆醉也據是則蒙汗藥非妄

岳墳檜樹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爲兩枝至梢全
其生中格以木所以示裂奸檜以報岳之死也乃天
順間杭州府同知馬偉爲之耳

高氏父子

仁和高讓字士謙善畫竹星卜醫藥俱精國初爲西
湖書院長後爲杭州府學訓導再調吉安府受知者
薦爲彰德佐考滿授翰林編修洪武三十一年卒子
明爲上元教諭靖難師至江遂挈家不知所終吾鄉

都御史李公昂題其畫如右云嗚呼父可謂才士子
可謂忠臣今世不知也

插香蓋火

插線香於爐灰實難入灰疏易倒惟二頭俱燃滅却
一頭實其灰而插之庶易入不倒也圍爐而炭火烈
時分開卽滅不分又熾惟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
過灰存則火氣不焰而四布矣雖皆小事亦自有法
也

窰燒骰子及名

有宦客築魏州城得窰燒骰子數斗詢之士夫莫識
其故子意骰子陳思王所製子建當時正都於許恐
後世之莫傳也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
於溺人而自足傳遠也列子曰博者射明瓊以中皮
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明瓊六赤皆骰子古名

虎拜土神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
達正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卽寄宿一夕見虎
入廟叩首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子

適在其地也意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或此之謂歟否則王姓者臥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祈雨

吾友吳惟可謹丁丑進士嘗與子言其祖宦遊某地時天旱守延一法師祈雨師曰今天久旱非入龍湫驅龍則不可得闔郡官人當拜俟於湫慎不可驚懼呼我名也守疑且信之師至湫所焚符躬下頃之乘龍而起遊泳湫面時雨如注諸官莫敢退久之守不得已呼其名令止則龍轟然掀法師於空中直逝而

下兩即止也法師身落如裂帛期年其子痛父不得其死焚符入湫以誅龍偶見父乃藍面衛一宮門問其子何來子以意告之父曰汝快行吾術不精罰至如此汝切勿習之又曰某處延一道士祈雨其術名月孛法用十五六歲女子共入密室雖線縫以紙封固守欲得雨之速任其所為惟見黑雲密布雷聲隱隱雨則無之勢將移日矣守乃令人密開紙縫以瞰之則道士披髮仗劍足躡女子陰門而彼此口舌盡出勢已垂危時則霹靂一聲大雨如注道士起步而

女子甦省矣後有知此法者云當時無人開縫則道士女人俱死於室嗚呼二子之術業未精一則致死一則幸生世有恃術以強爲者夫豈能奪天之功耶此郭景純尚亦不能逃於今年

義鴈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至於詩賦之咏亦或特憐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置於中亭明年有鴈自

一仙卷之三
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
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其一也又吾友王蔭伯教
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祓除不祥一鴈偶爲烟
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
頂數日亦墜而死觀此二事又真爲義鴈云

真臘二事

真臘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永嘉周達觀招
諭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
一一紀焉名曰真臘風土紀予讀而有取其二事乃

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因錄於左以見其異記曰人家失盜疑此人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待沸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是盜則手腐爛否則如故蓋夷人有術如此又兩家交訟曲直難辯則國宮之對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則兩家親屬自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得瘡癩咳嗽發熱之証有理者畧無纖事謂之天獄蓋土神之靈如此觀此則盜必少而無訟矣又何必刑政以禁之哉

二形人

傳奇雜記每載人有具男女二形者奸詐之徒往往欺人致訟予聞其事未見其人庠友蘇民詞取一妾下半月女形上半月則陰戶出陽勢矣然後知果有也昨讀玉歷通誌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

大書

正統間有神童能書大字起送至京朝廷戲與丈餘紅羅使直書一字童凝思久之鋪地以筆直豎如羅

長而後左側注以一點遂成卜字人皆駭焉天下傳
之子嘗見叢談說宋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舉朝
莫能答遂詔求善書大字者有僧請以沙布地爲國
字然後鈎臨在地張圖於上束氈爲筆蘸墨倚肩循
沙而行成則脫袈裟漬墨爲點因賜紫衣皆巧思也

二王驗夢

正德癸酉省試之年也吾友王蔭伯一槐元旦夜夢
家僮攜三魚尾以進明發詢予解之予以三魚乃鮮
字魚尾爲丙也必下科有鮮字者同第焉王笑曰義

如是深哉後果丙子年中而孰知巡按乃鮮文卿也
又王才伯良俊初名良未第五年前同舍有張鸞者
夢一老人持試錄示之見已名十二王名八十一也
且王名下多增一字不知何意後二年王因名有相
同之嫌加一俊字第時果與張同榜而名次則相反
也二君與子至厚事皆親知蔭伯豈因子言而遂神
其夢邪才伯豈因以夢而特易以雙名耶事皆前定
莫能逃耳若觀高季廸誌夢一篇則終身與謝玄懿
之歷官全出一定人可以外慕耶

鄭老遇仙

城南鄭老者家貧爲人鼓吹給喪事一日以事禱於城隍廟因假寐廂下恍惚中見執旗者入報曰呂洞賓來望也乃驚寤拭目待之頃間見一黃冠豐體長髯者飄飄然至神前而揖徘徊乃出鄭曳其裾懇以求度黃冠曰貧道無能偶遇神祠特入瞻仰何以度汝鄭曰先生非呂洞賓乎黃冠笑而頷之同行里許袖中出二果使食之鄭留其一復強食之乃前去鄭尋路而行覺非平日所遊者問於人則紹興矣于是

一傳卷之四十五
大驚喜渡江而回家人已等三日矣後八十餘歲而
沒

前輩之生

徐延之將誕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來訪既覺而生
延之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
父能五墨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
門是夕文進生而戴氏之畫遂擅天下張天錫亦以
禱於夫子廟而生後爲一時才人此吾杭前輩之事
也

倭國物

古有鍍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灑金有鍍銃而無木銃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有剔紅而無縹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灑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與情熟言餽而得之灑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軟屏今圓屏也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守杭人遂能即古步障鳥嘴木銃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傳造焉

五色水

吾杭正統丙子秋猫兒橋河水五色旬日方解不一
月其地陳綱中省元始知秀氣因人而呈也家有薄
田在於地名宦塘正德戊寅塘水亦有五色其長數
十丈後竟無祥子意水底必有寶耳

不食四足物

吳文徵明不食楊梅士人誚之自作詩以解嘲云天
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福子親戚家有僕自
幼不食四足物者惟雞魚之類不忌苟不知而少食

之寒熱數日遍身起紫斑不能存坐予未信迫之令食已而果然此固非徵明同也必然是病耳又子表嫂終身不喫飯真爲可笑也

祭江

先君早年無子著心爲善暑則施茶粥於途寒則施綿衣於貧者延醫捨藥三年埋遺幣二次一日憫溺江人名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作祭江科儀誦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冥衣遍薦九州亡魂當夜江東之人遙見燈影中若有人爲移燈

搬物之狀明早果西岸棚燈多移立於東岸沙地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拔之鬼遂作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攝物或夜半叫寃居民不可安生矣於是羣至家中訴擾復壇如前始獲寧寂無何先君遂罹囹圄之咎兩月方出子嘗因此則知齋醮科儀鬼神攝名果有之也而不誠不備反受天譴亦豈誣邪

劉太師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

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
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
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
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
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五也過海封王
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隨爲霹靂震死
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
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
師今尙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其僊邪

壁虱

山西按察司去城不遠城外有中官之庄成化間看
庄者每黃昏昧爽時見一物如小輪困狀暮飛入城
司獄司中晨則飛過庄山之後不知所向一日特踪
跡其處見山穴中壁虱盈穴可三五石意虱不能飛
也且殺之以試遂以沸湯灌死晚則輪困之物無矣
始信其虱之飛入獄中以咀人日則潛形山中也予
嘗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室中央水舂戴其足
虱不能至矣然猶羣聚於梁以下之觀此則入獄之

事有之矣况物衆有神是亦可以飛也此予聞之本
省鹽商史二者

書冊

印板筆談以爲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柳玘訓序又云
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
代矣意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
盛宋則羣集皆有也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
差訛故宋時試策以爲井卦何以無彖正爲閩本落
刻傳爲笑柄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

惜爲福建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爲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卽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搆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書坊只爲省工本耳嗚呼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爲利而使古書不全爲斯文者寧不奏立一職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學官或當道於閩者深曉而懲之可也

總管部使

正德間杭人宋祥醉飽乘馬偶爾傾跌死後或赴箕

仙判事或負人身自言云在金總管部下言人禍福時中也子嘗笑其恠誕昨觀陸黃門私錄庚已編有張文保壯年暴死亦爲總管部使載靈異事甚悉因憶宋亦暴沒是蓋精氣未散遊魂往來偶值其總管而遂附焉在今日必無矣故無聞焉

陳張飲食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極善飲酒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

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此真可謂酒有別腸者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桶公尙未已也予以食豈亦有別腸耶此固富貴者必異於人如此飲食亦聞世而一見者也

金氏鸚鵡

邵氏聞見錄載宋有秦吉了能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貨之主人告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

願入蠻夷因不食死又匡山宋亡時有白鷓在籠見
帝入水遂躑躅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予嘗疑此爲
誕然吾姊夫畜鸚鵡一枚善曉人意客至未嘗不報
也一日有客欲以高價易之主人將肯鸚鵡注目聽
久觸籠而死據此則前二事不誣見物之有過人者
歟

桃生

雲貴廣西有云桃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
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胃腹害人至死而後已

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爲雷州
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胃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
則服鬱金下之想卽今之下蠱云耳虞衡志頗無而
士宦常病之也故揭出之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夔嘉靖戊子兵備四川云川之
笮都間有曹將軍家久舍一僊自稱宋狀元何魁或
懸筆空書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往往有
出人處雖三司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詩云弛

簾危俗慮觸景動幽思踈嬾真如夢繁華易過時鶯
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有琴書趣閑庭晝覺遲又
如和宿菴藻詩云春逗踈簾醉午風客懷吟思幾叢
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中日月東西成
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何媿青山
飲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僉憲自幼無父欲求其父像
於僊僊曰待予探去明日畫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
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僊
禱事有驗鄉人遂爲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

者不拘多少置卷于廟過日則墨遍還之也自稱爲
洞賓號天民人欲其顯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
至常見贈老年得子者詩云爭羨孤梅得遇春暖風
殘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點破紅蕉露十分似
亦可取且二仙俱不道人禍福是以能久而動人也
予意何者烏有之意也而魁實鬼之精也其曰天民
者蓋亦妄誕自擬無名公之意耳其爲靈鬼無疑過
一二十年氣必散之近又聞有北人符祝請神至人
家設素幔於中堂神至與人可以言答飲食如生人

衆皆見之但不見其面耳言語甚高已往事無不知之尤爲可駭者嗚呼陽明旺盛之世而有此等亦不當也

剛卯

漢有剛卯正月作而佩之按說文曰殺

音開

改大剛卯

以逐精鬼者據此則如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按野客叢書曰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兼而論之乃欲尊王而辟邪爾故王莽傳曰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據此是欲滅漢之

意其制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其一面曰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麤刻其四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役剛瘳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合夔化順爾固仗化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役剛瘳莫我敢當余嘗得一玉嚴卯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晉說但疾日作

疫曰夔化作夔龍靈爻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
今俗書也意者服乃漢人而所說與物不類何也思
許叔重曰大剛卯則知有小者也是服所言特爲大
者乃前漢之物其文之異或當時有省文者爾不然
何後漢輿服志所說却與予所得者相脗合邪是晉
之所註乃後漢之物予之所有小者也嚴非亦剛之
意耶嗚呼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註者故各有異
后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七修類藁卷四十五終

卷之三

...

...

...

...

...

...

...

...

七修類藁卷四十六

明仁和郎瑛仁齋著述

事物類

羊溝鷄宗

中華古今註謂羊喜舐觸垣墻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予以今人暗者爲陰溝則明者爲陽溝矣明白簡易不知中華子何以云此也或者古自如是耳雲南土產地蕈誌書本菌子也而方言謂之鷄宗以其同鷄烹食至美之故予問之士人云生處蟻聚叢之蓋

七修類稿卷四十一
以味香甜也予意當作蟻從非鷄宗明矣

伯顏兀朮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從嶺島歸
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
枝又兀朮殺卒而妻其妻朮有七首極利臥則枕之
婦取將刺朮朮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朮默然爲
別求夫遣去嗚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人
之所以著名亦有是善

優鉢羅花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爲幻
言也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
名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栢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
柳獨脚蓮名觀音蓮薏苡子爲菩提子大林檜爲顰
婆果金蓮花爲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
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鬼
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昨讀
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
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于天山之南

其狀異于衆草勢龍從如冠弁凝然上聳生不傍引
攢花中拆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其歌云白
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
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
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恥與衆草之爲伍何亭亭
而獨芳何不爲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
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于君王

事合昨夢錄

宋康譽之撰昨夢錄皆一時奇實之事內云宣政間

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
于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
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欵勸予勿仕隱去可
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
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伏約入三四十步
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鷄犬陶冶居民大
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
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
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

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鷄爲黍意極歡語楊曰速來
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
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
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者不來也觀子神氣
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
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
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
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久有綺縠珠璣
衆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殊不闕惟計

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共入穴自是聲問不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慤

懃且曰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
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
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
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
予顛顛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右夢錄之言也正德
初友人馬二遊淞江遇方士盤桓日久士曰予終南
山人山內自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
是非爾我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俱備獨乏者鹽
耳山西南有一洞四川境也水湧難進欲入者必飛

石於洞頂上有人問其由可則聞水使進也山中有
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灾祥曰今朝廷有事令我輩十
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子心亦善去彼至樂且壽
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會賣藥徐
翁與人談論如醉癡者但云人要在好處安身又云
天下名山大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尙在終南山也據
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
况宋公之死所傳不一行狀與菽園雜記云端坐死
於夔府葬蓮花池山下守溪長語云縊死茂州一寺

傳聞一夕爲水流去又今有塚在成都陽明智術高
天下昨聞雷郎中某在 地親遇陽明當時佯死不
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今觀昨夢錄又符於二人
特錄以傳好事者

太素脈

弘治間妻外祖仲知縣彥輝病於四川宜賓縣醫有
善太素脈者診公曰壽且八十時一鄉官在座亦求
診之良久曰明年正月陞此月休矣已皆如言

四兒

台州臨海縣有陳某者繼娶林氏性頗妬忽前室夢
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蓋前
室之媵而四兒則林所出也既產果男林竟淹死之
未踰月四兒左目得奇疾日就臃腫下蔽其面卽莊
生所謂贅疣也一日前室之兄過問兒疾林語其夢
兄曰恐兒之爲祟也試發土觀之葬且五閱月肌色
如生時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改瘞之又修浮屠法
以禳之後四兒竟以此疾殤衆以爲果報也有老儒
南郭子著文以喻妬忌者四兒豈能爲祟前室又豈

能伸於冥漠哉蓋聲和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和至
聲沴形沴而氣沴則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
佞佛何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靡有不沴者
矣天地之沴枹應響答如此不亦可畏哉近世名公
大賢多是之予以爲非兒之爲崇是也而曰天地之
沴枹應響答如此可畏是亦有報應也夫天地之大
報答如此之速則負冤一念者寧又無所報耶一礫
之掩正在兒目又非其證耶非也林氏之夢周禮所
謂根於因想意春奴之娠或男必不利於四兒由其

有此心也遂有此夢不然前室自宜愛護春奴安反
報夢於林耶報於林亦宜愛護四兒矣豈有神於彼
而不神於此耶初生之孩有何知覺特因一礫遂果
以爲祟也是知礫之掩目也目之贅疣也屍不朽而
兒竟死也皆世之所有偶相值耳或欲警諸妬者不
若必言其報庶幾愚民反有所信而戒也否則不必
言故曰聖人不語怪

杭技者

杭天順間褚堂有葉姓者左臂病瘋貨油善奕棋高

者下者俱可與之對局而局終則葉必勝也四方能
棋之士過杭尋與之奕終無一人能過者世稱葉折
手嘉靖間又有陸姓多鬚者善雙陸與人賭錢有必
勝之事杭人無敢與之對局因挾技遊四方歸家則
囊有數百金矣世號陸鬚子有沈姓者善爲四方之
音雖釋道諸行馱舌之巧皆能言之凡遇別省郡客
隨入其聲人莫知其爲杭人也身頗長大時號沈長
子然一藝言語之末亦至精而入神杭之多才如此
不可泯也不書其名者爲其宵人鯁子耳

牡丹興衰

每見人言牡丹能興衰人家予未之信後予姪家有
紫色一本先兄謝世而花遂不開十五年後發蕊數
十家人甚喜將爲燕賞正開爲鎮守太監取焉豈非
爲渠榮耶友人王員外家二株甚盛每歲花有百朵
王死之日正當開際蕊雖有而皆笑散不花據是非
花之能興衰人因人之興衰而花則有神焉此故謂
之花王也歐陽敘其品曰地反物爲妖信矣哉

崇明賊

太倉之崇明縣負江阻海地俱沙場土豪世業私鹽
避罪不逞之徒又業居之販鬻於蘇松常鎮四府獲
利甚厚捕官莫敢誰何嘉靖己亥九月兵備憲副王
肅菴召集漁舟并軍民人船統以捕官凡賊之可通
舟楫處咸分布焉欲困之也又使知州萬敏曉諭招
集務得賊首秦燔黃良沈惟良等數人盡掃其巢而
後已閱三月巡江湖御史以兵久遣散賊謂船不可
守人不堪聚益張其勢而橫出也明年四月兵備再
舉比前督理尤嚴委州判石巍總任其事蓋石原籍

平樂與猺獞爲隣日事刀弩視賊蔑如也至六月石
聞又委備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開舟自抵
賊巢時賊出劫惟遺守巢者數百畏懼寂然石以爲
計也勿許登岸旣而羣賊畢集潮迅風烈舟爲衝激
附岸賊出蘆葦誘兵上岸賊遂順風縱火我舟惟本
地漁船得脫餘焚溺殆盡而器械俱爲賊取也死者
無算焉賊旣勝遂朱書僞檄遍揭都城江淮奪運舟
劫府庫肆無忌憚言者遂聞朝廷因勅南都守備提
解失事人員復勅都指揮湯燹東總三省軍以勦之

王兵備則戴罪殺賊於是撫操諸公召義勇鑄兵器
日夜整頓除四府邊江知縣住防餘悉領兵戰守每
府備銀穀各一萬餘又借役民間者數萬湯至一月
惟遣人招降之賊初懼漸則倨末隨遣人以抄劫煙
火迫於州城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又半月撫操促
其出師則沈酋乘間來降賊追之乘勝直抵河口與
我師相去無幾明日我師先發賊遂薄之湯則將游
兵數十舫環而射之賊不支將入於海潮阻而不能
進我師追及圍之數重砲石齊發頃刻殲賊於海不

溺者馘其首一百三十又二旬勦其巢得賊百七十餘惟黃良親黨數百逸海去是役也聞萬知州前以往諭三日沈惟良以降約爲內應羣賊自疑戰多不力天復助潮以阻故一鼓而殲之否則積已日久賊得爲計處島爲巢積穀爲本兵至則逸於海解甲則復肆刼根蟠連絡寧無遺患之理耶且湯之不進猶王之羈守遣人招降亦猶胡之解兵石爲禦之不當已致賊之蔓延今復示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承平日久人不堪戰不知此誠潢池赤子之盜數千

一 俗類彙考卷四十一
之衆何足致年半之久費三省之兵力哉雖然亦數
也已亥五月太倉颶風穴作水湧數丈屋木俱飛明
年八月有大蟒死於賊巢豈非上天先示地方之擾
亂而後見賊之終於死耶

鳩鳥

鳩毒鳥也鷓形大如鷓毛紫綠色頭長七八寸雄名
連日雌名陰諧范成大曰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
有之亦曰如鷓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惟食毒蛇并
橡實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

作法有頃石碎啄蛇食山有鳩草木不生秋冬之間
脫羽人以銀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以之瀝
酒飲人卽死也所謂鳩酒今以爲鶴頂紅毛非也矢
集于石石亦裂爾雅翼曰矢石卽變爲雄黃今諸書
云雄黃治蛇毒有由然也

徽欽被擄畧

宋徽欽北擄事迹刊本則有宣和遺事抄本則有竊
憤錄二書較之大事皆同惟虜人侮慢之辭醜污之
事則竊憤有之也至于彼地之險彼國之事風俗之

異時序之乖則宣和較錄爲少矣二書皆無著書人名且遺事雖以宣和爲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則被擄之事首起如小說院本之流是蓋當時之人著者也錄則竊遺事之下集造飾其所多之事必宣政間遭辱之徒以發其胸中不逞之氣而爲之是不足觀也觀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多造飾之言可知矣故齊東野語辨南燼紀聞之事爲無有子意竊憤或卽紀聞後人讀之而憤之故易此名也觀周草窻歷辨之言阿計替之事似與相同故予特揭

宋家大事錄于左方使人瞬目可知其槩餘不必觀也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粘罕元帥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彼營議和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彼營十七日帝還宮三月初三日再幸彼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至彼初四日至十五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十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

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番奴以男女呼帝十七日
 金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十八日上皇及帝二后
 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
 十三日入懷州二十四日至信安縣二十六日至徐
 州二十七日 至泉鎮四月一日過真定府五月二十
 一日到燕京見金主六月二日朱后死 方二十三
六歲 十三
 日至安肅聽候六月末移居雲州紹興二年鄭后崩
 年四十七歲 二帝移居五國城紹興四年金主死孫完顏
 亶即位五年移居西均從州六年上皇崩于均州 五年

十六歲 是年又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金人僞齊劉豫

召少帝于源昌本年十月九日少帝復至燕京與契

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鵠翼府十三年賜帝居燕京之

寺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后自即位紹興

十五年徙少帝出城東田玉觀二十年復徙少帝入

城囚于左院二十二年春帝崩乃為彼奴射死馬足

之下年六
十歲

雀錫醴泉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于墳庄子弟喜

而奔告鎬味之慘然不樂子弟詢之鎬曰此非甘露

乃雀餈糖也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八喪嘗讀宋

三朝國史符瑞志載咸平以來無歲無之至宋徽宗

時尤甚予意甘露至和之氣所感結者仁宗英宗時

固可召焉而徽宗之際君身政事垂戾至矣有何所

感而然未得其旨又嘗讀唐書獨孤及傳甘露降于

庭不久及卒今觀杜鎬之言世間多雀餈也若徽宗

獨孤及者是也雀餈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

嚼之膠舌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

味食之百竅皆爽也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飲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前穿井得甘泉止謂之甘泉耳

人物有數

正統中土木之難有軍人佯死於亂屍中得回後又墮死於豆腐閘上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旣敗爲抄有妾攜幼女匿民間長乃絕色權勢爭取因鑿前事不與後嫁李白洲之子豈知李復坐宸濠之黨而

此婦復發教坊司永樂間抄沒吾杭尙書方賓斥賣
其產一爐爲于肅愍家所得不意三十年後此爐復
抄入官天順間內豎曹吉祥家有太湖石高幾三丈
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莫敢取也嘉靖中錦衣指揮
孫綱附郭勛而掌北鎮撫事取之不久亦抄嗚呼此
萬物莫逃乎數也

未見得喫茶

種芝麻必夫婦同下其種收時倍多否則結稀而不
實也故俗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者以僧無婦耳種

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喫茶又聘以茶爲禮者見其從一之義二稱皆諺亦有義存焉耳

張士誠

國初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僞者似小有間衆皆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十九年降元則每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及敗悔不順母而降語妻劉氏等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妻曰自有處乃驅婦女上齊雲樓令養子辰寶舉火焚之自則經

而未死爲李伯昇潘元紹昇入舟但閉目不語至南京自縊死吁兄弟妻孥俱不受辱較李重光之柔懦則過矣故耕餘錄載有弔詩母墳在盤門至今稱爲娘娘墳

趙三舍

正統初俠客趙三舍寓杭自詭以故宋王孫常出譜牒示人真舊物也臬藩卿相與之周旋而於銀工高氏家尤密一日忽聚惡少并家人花面持撻夜半劫之倉卒間不于其家而于其鄰無得而回次日乃自

往慰之俄有捧麵而過者誤墮於地其人咨嗟而去
是夜復造焉蓋墮麵者其爲識也傾囊而去明日趙
復往爲之聞於官仍攜酒慰之久之不能獲篤索益
急邏者柴何最號狡黠夜伏於城陰樹上有盜牛者
過其下擒之賊曰我卽爹衣中之蚤耳今有大盜懸
賞以求之反不能捕耶何佯作不知賊曰盜高氏者
趙三舍也此人剽掠江湖有日矣何不信訶之賊曰
彼嘗約我懼吾妻曰汝私竊百金不過杖刺今若此
雖染指首領不保矣是以不往何喜而縱之明日尙

一仙英集卷四十一
猶豫蓋其家在褚室頗嚴邃乃簡點悍者飾爲駟僮
戒之汝輩往謾索錢彼家人必怒誘之出門則成擒
矣仍使人要於路已而果然時孫原貞爲方伯趙猶
肩輿往見詭辨自解孫叱吏縛之收其贓所謂譜牒
者亦他日所掠遂正其罪高氏自此替矣

古人珮笏

笏囊起自張九齡因體弱使人持之不便進笏於囊
予讀說文曰笏古以爲珮又淮南子道應訓曰解其
劍而帶之笏似古亦有之矣

趙千里畫

嘗得趙千里畫便面帝后步入宮殿一人牽鹿二人
函進珊瑚樹意此宋德壽宮慶壽圖也一小說中伶
官進詞云玉帝來朝玉帝嫦娥捧獻嫦娥珊瑚者山
呼也寓崧祝意耳

白丸子

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貴之以其
水異也本草序例云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
藥力具用之有效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齊州半夏

華州細辛則白丸子不獨水異半夏亦別也

古器木罍

莊子曰純樸不殘孰爲犧罍則古人亦有以木爲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祿於社註祿宜社之肉盛以蜃器今淞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蠃殼也其上畫饕餮人物之形猶存蜃器蓋蠃殼也

見美忘怒

晉桓溫娶妾甚都嘗貯齋中妻妬聞而率婢持刀往害之妾正梳粧見其髮玄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

抱曰我見尙憐惜何況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內
室被素併妾執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玉色遂愛之
曰汝能詩當免百藥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
丈夫執姦怒發難遏不俟溫妻與素之勢力者也今
見其美而反爲之喜焉色之移人爲何如噫

七修類藁卷四十六終